

一部《红楼梦》 万家血泪史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411

一部《红楼梦》万家血泪史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区林街14-8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1/32·印张9 1/16·字数60,000

1975年4月第1版 1975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0,000

统一书号：10093·75

定价：0.18元

目 录

批判资产阶级不停

——学习《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梁 效(1)

用马克思主义占领上层建筑各个领域

——学习《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江 天(12)

封建末世的孔老二

——《红楼梦》里的贾政……………梁 效(21)

“大有大的难处”

——从《红楼梦》看反动没落阶级的虚弱本质
……………方岩梁(33)

封建末世的历史画卷

——谈《红楼梦》……………柏 青(47)

一部反孔的古典小说

——读《红楼梦》……………李 力(68)

一部《红楼梦》 万家血泪史……………孙启秀(83)

批判资产阶级不停

——学习《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

梁 效

二十年前，伟大领袖毛主席写下了光辉的历史文件《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它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对于无产阶级批判资产阶级的斗争，起着伟大的指导作用，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今天，我们结合二十年来思想文化战线上的斗争经验，重新学习这一历史文件，进一步深入领会它的光辉思想，这将有力地推动当前批林批孔的斗争。

（一）

自《红楼梦》问世二百多年以来，围绕着它而进行的斗争，始终没有停止。这种斗争，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具有不同的社会内容和历史特点。但是，归根到底，都是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一种表现。

一九五四年，由《红楼梦》研究问题而引起的，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正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无产阶级在思想文化战线上向资产阶级发动的一次进攻。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继批判《武训传》之后的第二次意识形态方面的大斗争。

这场斗争，是我党建立以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种思想长期斗争的继续，也是当时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激烈斗争的反映。

早在二十年代初期到三十年代，我国民主革命时期文化革命的伟大旗手鲁迅，就对地主资产阶级新、旧“红学”派进行了斗争。但是，由于统治着旧中国的反动政权的扶持，加上党内陈独秀、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帮助，胡适派资产阶级“新红学”在《红楼梦》研究领域，从二十年代以来一直占据统治地位。这个“新红学”派，承袭了地主阶级“旧红学”派的衣钵，又从西方资产阶级那里贩来一些破烂武器，用来反对马克思主义。他们胡说什么《红楼梦》是为“情场忏悔”而作的“自叙传”；《红楼梦》表现的是“困友闺情”、“梦幻色空”；《红楼梦》的风格是“怨而不怒”；《红楼梦》的价值就在于它是“平淡的自然主义”，等等。胡适派的“新红学”，大肆宣扬了这些主观唯心主义——实用主义的反动观点，以及资产阶级腐朽的人生观，并用它来作为精神武器，毒害人民，向无产阶级进攻。

这种“新红学”，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几年，不仅没有受到批判，继续大肆泛滥，而且，在一九五四年，当年青的“小人物”在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鼓舞下，起来向它开火的时候，竟然遭到刘少奇、周扬这些“大人物”的压制和阻拦。这是因为胡适派的“新红学”，适应了当时资产阶级和党内机会主义路线反对社会主义改造的政治需要。伟大领袖毛主席十分重视这场斗争。在粉碎了高饶反党联盟，取得了这次路线斗争的胜利之后，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六日，毛主席给中央

政治局和其他有关同志，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向全党发出了战斗号令，在意识形态领域发动并领导了一场无产阶级批判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

毛主席《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深刻地概括和总结了几十年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的丰富经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

这个光辉文件，旗帜鲜明地发出了批判资产阶级的战斗号召。为了在上层建筑领域里实现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为了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必须批判资产阶级。毛主席指出：“**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

这个光辉文件，严肃、尖锐地批判了党内的机会主义头子，一针见血地指出：党内某些“大人物”对胡适派唯心论加以包庇、支持，对“小人物”横加阻拦、压制，使胡适派“新红学”继续占据统治地位。“**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这个文件对那些“大人物”提出了警告：“**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些“大人物”，搞的是修正主义。毛主席的信，既是批判资产阶级的号召书，也是向党内修正主义路线开火

的动员令。

这个光辉文件，热情洋溢地支持了敢于起来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小人物”，赞扬他们的革命行动，指出：“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这对于正在起来批判资产阶级的广大群众，是极大的鼓舞。

毛主席《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不仅为正确研究《红楼梦》指明了方向，指明了这场斗争乃是党内路线斗争的反映，而且为用马克思主义占领意识形态领域，为实现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里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规定了正确的方针。在它的指引下，一场批判胡适派唯心论的革命斗争，在文学、哲学、史学和教育等各个领域全面开展起来了。通过这场斗争，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推动了社会主义改造的深入进行。

(二)

胡适派资产阶级“新红学”受到批判，并不意味着《红楼梦》研究中的阶级斗争就此结束，自一九五四年以来的二十年间，围绕《红楼梦》问题的斗争，一直在继续进行。

“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列宁：《马克思主义说的历史命运》）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泛滥的修正主义思潮，在我国《红楼梦》研究领域也有所表现。资产阶级“新红学”虽然受到了批判，但是它所宣扬的反动观点，在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支持和鼓励下，被一些人接了过去，

改头换面，逐渐形成一个修正主义派别。文艺黑线的头子周扬，就是它的最大代表。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以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为理论基础，用修正主义观点研究和评论《红楼梦》，是这个派别的主要特点。它是继地主阶级“旧红学”、资产阶级“新红学”之后出现的一个修正主义“红学”派。在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支持下，这个修正主义“红学”派，在《红楼梦》研究领域统治了十多年。

围绕着如何评价《红楼梦》问题，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之间存在哪些分歧？这个修正主义“红学”派，究竟宣扬了一些什么修正主义观点？

《红楼梦》是我国古典小说中写得最好的一部。这是一部杰出的政治历史小说。它通过对封建末世四大家族兴衰命运的描写，深刻地反映了封建末世的阶级斗争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揭露了反动没落封建阶级和封建制度的不可救药和它的无可挽回的灭亡命运。尽管曹雪芹的主观愿望不是要“变天”而是要“补天”，但是，《红楼梦》的主要价值在于它所表现的反封建的政治倾向和批判精神，特别是它从封建叛逆者立场出发对封建礼教和孔孟之道的批判和揭露。《红楼梦》刻画了栩栩如生的敢于反抗的奴隶、封建叛逆者和反动没落封建贵族的形象。一些主要人物，都是一定阶级的典型。读《红楼梦》必须抓住第四回这个总纲，正是在这里，真实地揭示了封建末世的各種政治关系，开始展开四大家族的内外矛盾。四大家族正是在这些内外矛盾的发展、激化过程中，趋于衰亡的。

然而，修正主义“红学”派的代表周扬，却胡说什么

《红楼梦》表现的是“男女恋爱的主题”；两个主角贾宝玉、林黛玉是什么“比较真挚”、“较有童心”的所谓“人性的真人”。有一些人也贩卖周扬的反动观点，把《红楼梦》曲解为一曲“爱情的颂歌”，一出“爱情的悲剧”。他们还说什么《红楼梦》表现的是“正统儒家思想的进步成分”，表现了“人的合理的幸福的生活的梦想”，等等。按照周扬的旨意，《红楼梦》这部政治历史小说，还被改编成缠绵悱恻的才子佳人戏，并且拍成电影，搬上银幕。刘少奇对这样的戏赞不绝口，连称“好戏，好戏”。

《红楼梦》究竟是一部政治历史小说，还是一曲“爱情的颂歌”或一出“爱情的悲剧”；《红楼梦》所写的是四大家族兴衰，还是表现了“男女恋爱的主题”；《红楼梦》的主要价值在于它的反封建政治倾向和批判成分，还是什么“正统儒家思想的进步成分”；《红楼梦》的主要人物，究竟是阶级的典型，还是“人性的真人”；《红楼梦》的总纲是第四回，还是别的什么？这是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在评价《红楼梦》问题上的一些主要分歧。

这些分歧的实质在于：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评价《红楼梦》，还是按照修正主义即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解释《红楼梦》。在这里，表现了截然相反、针锋相对的两条不同的思想路线。周扬从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和世界观出发，公然叫嚣：对《红楼梦》“可以用人性的观点来解释”。他们用“普遍人性”或“抽象人性”，来解释《红楼梦》里描写的社会关系和人物形象。修正主义“红学”派，正象一百多年前早被马克思、恩格斯批判过的资产阶级人性论者一

样，“除了爱与友情，而且是理想化了的爱与友情以外，他不知道‘人与人之间’还有什么其他的‘人的关系’”（《德意志意识形态》）。他们把《红楼梦》里展现出来的社会关系，抽去了具体的阶级内容，只留下了一种抽象的爱情或人性的关系。然而，世界上只有阶级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而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则主张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人性，不过他们口头上不这样说，却说成为唯一的人性”。修正主义“红学”派正和地主阶级资产阶级一样，也把剥削阶级的人性说成是唯一的人性。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告诉我们：现代修正主义为了复辟资本主义，总是竭力用“人性论”代替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以“人道主义”篡改科学共产主义学说。修正主义“红学”派，在《红楼梦》研究中，大肆宣扬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人道主义，正是适应了国内外修正主义搞“全民国家”、“全民党”、“全民文艺”的反革命政治需要。

修正主义“红学”派鼓噪喧闹之时，也正是资产阶级“新红学”卷土重来之日。在六十年代初期，正当修正主义“红学”派在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支持下大肆泛滥的时候，已被批判过的胡适派“红学”家又重新粉墨登场，出来表演。他们利用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的机会，和修正主义“红学”派联合演出了一场长达两年之久的复辟闹剧；它同当时的祭孔朝圣丑剧彼此呼应，相互配合。他们按照胡适的“自传说”，根本不去研究这部政治历史小说的深刻内容和社会意义，却去捕风捉影，东找西寻，拚命考证“京华何处大观园”。他们醉心于对一些细微末节大作烦琐考证，更有人四处奔走，

刨墓挖坟。一时间，真是乌烟瘴气，乱云翻滚。

对于修正主义“红学”派的统治和胡适派“新红学”的复辟，革命人民曾经起来作过斗争和批判，却受到了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压制。在党的基本路线的指引下，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学说的光辉照耀下，由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象大海的怒涛涤荡了污泥浊水，批判了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思想。在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在一九五四年写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公开发表了。它擦亮了广大人民的眼睛，极大地鼓舞了革命人民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进行斗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摧毁了修正主义的文艺黑线专政，也打垮了修正主义“红学”派的统治和资产阶级“新红学”的复辟。

(三)

党的基本路线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一条黑线挖掉之后，又可能出现另一条黑线。在粉碎了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之后，我们又同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进行了斗争。

路线斗争不停，围绕《红楼梦》问题的斗争也仍在继续进行。林彪不读书、不看报、不看文件，什么学问也没有，对搞阴谋诡计倒很有一套。为了篡党夺权，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复辟资本主义，实行法西斯专政，林彪及其死党派人搜罗了不少修正主义“红学”论著，做了大量摘录，并亲自在这些摘录上写了不少“批注”，发泄他们对党的刻骨仇恨。林彪为了

总结反革命经验，还要他的死党从《红楼梦》里“找权术”。林彪及其死党，对曹雪芹笔下一些被鞭挞的反动没落阶级人物特别感兴趣。他们对贾政、贾雨村的命运无限同情，并从他们的失败中总结教训，找寻“防自倒旗帜”的诀窍和维护“权力”的本领。他们还把王熙凤、薛宝钗封为什么“正面人物”，要学习她们“克己复礼”的反动思想和窃取“权力”的阴谋手段。什么“大智若愚”，什么“忍”和“狠”等等，全被他们收集起来，当作法宝。《红楼梦》里被作者以批判的态度暴露的丑恶的现象，在林彪一伙那里，反而成了宝贝。这正好暴露了林彪一伙的反动嘴脸和丑恶灵魂。他们是以极端反动的立场、观点来读《红楼梦》的，目的是为了推行“克己复礼”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

“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随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深入，林彪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被粉碎，林彪及其死党的“红学”批注，同他们的其他反动谬论一样，成了我们的反面教材。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结合二十年来围绕《红楼梦》问题的斗争，重温毛主席《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我们可以得到一些什么样的启示？

历史的经验证明：**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胡适派资产阶级“新红学”，在一九五四年所以受到批判和清算，正是由于毛主席的亲自发动和领导，无数“小人物”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冲破了刘少奇、周扬一类“大人物”的文艺黑线的阻挠、破坏，向资产阶级主动展开了进攻。而这次斗争之后，《红楼梦》研究领域仍

然没有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统治，又正是因为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在文艺领域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粉碎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为《红楼梦》研究沿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道路前进，扫除了障碍，创造了条件。但是，要对《红楼梦》作出马克思主义的评价，还要努力才行。今天，我们研究《红楼梦》，必须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自觉地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

历史的经验又证明：“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而在这个斗争中，修正主义者就是他们最好的助手。”二十年来围绕《红楼梦》问题的斗争，乃是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这种斗争，今后还将长期进行下去。因此，我们始终不能忘记：必须坚持不断地开展对于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批判。中国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带着浓厚的封建性，它同孔孟之道有着亲密的关系。无论是胡适派“新红学”，还是修正主义“红学”派，都充斥着孔孟之道的腐烂气味。因此，我们要彻底批判《红楼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倾向，就必须把批林批孔运动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

历史的经验还告诉我们：无产阶级要巩固、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就必须继续深入占领经济、政治、思想各个领域，“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红楼梦》研究以及整个古典文学

研究领域，长期以来一直是封、资、修统治的顽固堡垒。无产阶级要继续革命，就必须在批林批孔运动的推动下，用马克思主义占领这个阵地。我们要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努力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去研究《红楼梦》，对这部政治历史小说作出马克思主义的评价。要遵循“古为今用”的原则，使《红楼梦》研究为当前的现实斗争服务，为批林批孔、反修防修服务。我们应该抓住《红楼梦》这个典型，解剖麻雀，从而进一步推动整个古典文学研究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原载一九七四年十月十六日《人民日报》）

用马克思主义 占领上层建筑各个领域

——学习《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

江 天

二十年前，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批判《红楼梦》研究中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是继建国初期批判反动电影《武训传》之后，在思想文化战线上又一次重大的斗争。在这场激烈的斗争中，毛主席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批判了资产阶级，批判了修正主义，支持了新生力量，再次强调了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指明了《红楼梦》研究工作的方向。这是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重要文献。毛主席的这封信，对于当前正在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有着极其深刻的指导意义。

—

毛主席的信，写于一九五四年。这正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造深入展开的重要时期。这个时期，党提出了并大力贯彻执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经济基础的巨大变化，必

然要在上层建筑领域里反映出尖锐的矛盾和斗争。在《红楼梦》研究问题上展开的一场大斗争，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反映。

《红楼梦》是一部封建社会总崩溃前夕阶级斗争的形象历史，具有鲜明的反儒倾向。它把“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来描写封建社会的阶级斗争，塑造了封建时代不同阶级、阶层的典型人物，创造了很好的文学语言。它是我国古典文学史上一部思想性最强、艺术性最高的政治历史小说。《红楼梦》写的是政治斗争，爱情只不过是掩盖。读《红楼梦》，可以从这部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中认识中国的过去，认识阶级和阶级斗争，认识反动腐朽的封建社会必然灭亡、“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必然规律。自从《红楼梦》问世以后，不同的阶级总是从各自的政治目的出发，用不同的观点进行分析和评价。一切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新旧“红学家”，总是采用各种方法歪曲和贬低《红楼梦》，他们连篇累牍的“研究”，其目的就是为了通过古典文学领域，宣扬地主资产阶级的唯心论和人性论等黑货，为他们的反动政治服务。无产阶级对古代作家作品的研究，是根据古为今用的原则，“**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总结过去时代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为现实的阶级斗争服务，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因此，围绕着这部作品的研究，一直存在尖锐的斗争。

一九二一年，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了。正是这个时候，胡适提出了臭名昭著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反革命口号，同时又抛出了《红楼梦考证》。他还直言不讳地宣称：“我的几十万字小说考证”，“是要教人一个不受惑的方

法”，——免得“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由此可见，他扯起“整理国故”的破旗，就是要把人们引入死钻故纸堆、大搞烦琐考证的死胡同，妄图以此抵制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胡适是一个崇洋卖国、尊儒反法的买办资产阶级反动文人。他的《红楼梦考证》，对于《红楼梦》这部揭示封建社会必然衰亡的政治历史小说，肆意进行歪曲。他以历史的唯心主义观点，完全无视文学作品典型化的普遍规律，胡说什么《红楼梦》是“平淡无奇的自然主义”的作者“自叙传”，全书“旨义”是“闺友闺情”，认为与阶级斗争无关，妄图抹杀这部古典小说深刻的社会内容和鲜明的政治倾向，否定它的历史进步作用。

毛主席指出：“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胡适用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研究《红楼梦》，宣扬孔孟之道，贩卖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他的这一套黑货，正好符合了刘少奇一伙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需要。所以，在五十年代初，刘少奇一伙明目张胆地把俞平伯二十年代的旧作《红楼梦辨》，经过改头换面，易名为《红楼梦研究》重新出版。《红楼梦研究》完全因袭胡适的一套，它的“钗黛合一”说，把封建礼教的维护者薛宝钗和封建礼教的叛逆者林黛玉这两个对立的艺术形象，“合二而一”。它还宣扬“怨而不怒”、“温柔敦厚”的孔孟之道。此书出版之后，他们又相继抛出几十篇“考据”和“评论”。竟然